春秋集傳卷十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申）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

大故不告于周閔既王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亞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桓）救邢（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音釋厭平聲酖音丹）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

次郎 救邢
救邢 四头 暨平

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桓）盟于落姑（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

荊史 納捷菑

踐土 知叉皿 捷菑

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難去聲）

冬齊（桓）仲孫來（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時慶父已還魯矣重固安固也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

仲孫來　札史

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辛酉）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桓）遷陽（國在東海郡）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

秋八月 三不雨

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傳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音）【釋】齮音蟻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

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没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哀）孫于邾

夫人稱孫閔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密魯邑公子魚即奚斯魯雉門外左亳社右周社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則在此處執政所在也成風莊公妾僖公毋音釋繇音紂）

墮二邑　用田賦
会亐　墮二邑　仝
戚渾　伐宋　季子归　慶父奔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至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

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讐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傳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

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盧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軒大夫車玦示以決斷矢示以禦難繡衣示柔順依人夷狄畏鬼故滑禮二人恐之言當先白神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昭伯黔牟母弟皆急子弟惠公庶兄公子頑也宣姜頑庶母也齊女故齊使烝之衛女嫁宋桓公故逆衛敗衆于河夜濟畏狄也共滕衛別邑曹衛邑無虧齊桓公子與門材使先立門戶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錦之細倍常者長四丈兩端卷之爲兩文公名燬昭伯生戴公文公戴公立遂卒文公繼立務材務蓄材木通商使其貨有無惠工賞其利器用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音釋〕玦音决強上聲）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

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鎭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傳卷十

春秋集傳卷十一

僖公上（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毋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

元伯史 立晉 小白入全

作颭 作楚次 救許 雍榆

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桓）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救邢 城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齊師（桓）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哀）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

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旣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讐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居音基）

楚人（成）伐鄭（文（左傳）鄭即齊故也○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音釋）頵音簋）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

四斉 会于

楚人伐尸 楚子伐尸宣九

北杏ノ 伐尸

于檉 于偃 四夬 伐黄

于偃 于酈

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世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桓）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左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旣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檉音稱）

于鄘 扎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穀梁傳）其言獲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紿詐也（音釋）紿音帶挐音袽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癸亥）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録之意豈異乎

伐山戎 楚丘

楚丘 敗青

楚丘 皿癸丘

楚丘 踐土

楚丘 秦人伐晉

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昌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策命（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扆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悦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獻）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

（于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傳〕荀息曰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屈產屈地所生之馬垂棘地名所出美玉冀病言虞報伐冀使病少長於君少養於公宮暱狎也〔音釋〕軨音零鄍音冥郭音號）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劒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號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

皿头 肯魚
皿吴 四戲

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成）侵鄭（左傳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甲子）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

六月雨

皿户 皿户 会户

四時月 三不雨 六月雨

懼天 恤民

六月雨 獲麟

陽谷 伐陳 厥貂 新城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謀伐楚也）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援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揚

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牝牡相誘曰風實征之得專征伐也履所踐履之界也昭王南巡漢人膠舟而溺

【音釋】陘音刑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

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成十三年書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在會則稱會（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

之出疆必載桿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桿音關）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音釋）徼音絞

荊伐陘之　楚伐陘文　屈完來

盟召陵美　盟葵丘美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高子皿　葵丘（公　淮仝）
楚人伐戶　齐人伐戶

齊人執陳轅濤塗（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資芻薪類草曰屝麻曰屨倶屨屬）（音釋）（屝音費屨音巨）○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左傳）（許穆公卒于師）○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茲叔牙子）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東山二章言其思也）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怗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

受陳　救徐
俱重志字

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丙寅）五年○春

晉侯獻殺其世子申生（左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弗聽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齊姜父武公妾狐姬唐叔子孫別在戎者以狐爲氏狐偃其兄弟也夷吾即惠公納女於人曰女旌章明也伐功也皆鄙皆令居邊邑古者二人並耦而耕爲偶言相並傷晉國也專行謀專謀畧誓軍旅宣號令吾又不樂言吾又致君不樂也袪袂也郤芮郤缺父使俱曰謂使人皆稱曰

音釋男女音去聲玦音决尨音龐袪音區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

歸
賵
令致夫人
子翺奔
阳生入丕

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毋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公及齊侯（桓）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傳〕（會于首止會王世子謀寧周也）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辯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祗音支）

四洮　葵丘

首止　葵丘河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

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卩逃　会葵丘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

首止 逃 踐土 河陽

首止 札事

會戚 夾谷

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成）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江黃道栢皆小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獻）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臘歲終祭名輔車輔也秦穆姬晉獻公女爲秦穆夫人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時虞已包褁屬於晉）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丁卯）六年

春王正月

伐楚次陘　伐尸口新城

夏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秋楚人（成）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音釋）（祓音弗）○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枯葉之易也）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

意

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辰）七年

春齊人（桓）伐鄭（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文）殺其大夫申侯（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濤塗怨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勸之城其所賜邑虎牢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伐卩口新城　齊人伐卩
執濤塗　齊人伐卩
齊人伐卩　衛人救陳
楚人伐卩　齊人伐卩　晉人侵卩
夏伐卩
孔株　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卽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桓）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臣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

位合位也子華考姦人而列在會位呼者誤仍所記

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官受方物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己巳）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左傳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祭伯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

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雝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

于鄗　衍文如陳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

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惠）崩（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庚午）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桓）御說卒（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桓）宋子（襄）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四達同　四癸丘諭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信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藐小弱也幼而無父曰孤諸語詞往謂獻公居謂奚齊耦俱謂使獻公復生與之相並俱存無猜不猜疑事奚齊者有貳心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次喪位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

首止
黃父会
朝奔
荀息
阳生入

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辛未）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温温子奔衛（左傳）（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左傳）（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土於何有言不患無土也）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

荀吳伐鮮虞（为救）取鄭今

徐越伐吳　吳救陳

呂逃　宋楚平

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桓）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左傳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於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

（壬申）十有一年

春晉惠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音坯）左傳（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丕豹奔秦及七輿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也）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

于鄫　弟卩帰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桓）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伐黄　滅黄
四夷　伐夷　曼蔡　貞休
敬仲　子産
四夷　伐黄　四戯　肖魚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成）伐黃（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國[illegible]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非桓

侯命已至而後師不出則失救之道[illegible]

國幽谷書曰[illegible]所取也[illegible]更歷二時

[illegible]

矣桓公不[illegible]楚伐江滅黃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集傳卷十一

春秋集傳卷十二

僖公中

癸酉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戌）滅黃（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記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

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牂音尫）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下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狄侵衛　狄口衛
伐黄　侵衛
侵衛　邢丘
侵陳　侵衛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覇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

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

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丙子）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成）伐徐（〔左傳〕徐即諸夏故也）○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左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穆伯即公孫敖慶父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

葵丘　牡丘
受傳　救徐
遂救許　救徐
大蒐　大罪

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恤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桓）曹師（共）伐厲（〔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乃展無駭之父公子展之子夷諡伯字也）

易仲孫来会　会奔

休脅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故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襄）伐曹（〔左傳〕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楚人（成）敗徐于婁林（〔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侯

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穆姬申生娣俱獻公烝於齊姜所生爲秦穆夫人亦惠公娣也賈君獻公次妃濘泥也輅迎也止獲也反首散髮下垂拔舍草止也妖夢謂狐突遇太子申生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畀秦因突之言曰將復請七日將有巫者見我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登臺謂古之宮閉者皆居臺以抗絕之履薪四圍以新絕其出入郤乞晉大夫瑕呂姓飴甥名字子金陰食邑也告謂告以秦許晉平且召之召使迎己也教之言子金教郤乞言也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以賞衆卜貳圉卜輔太子圉爲君征繕治兵也孺子太子圉也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繕治甲兵以州長管人既

占韓　扤尸佅尸
占韓　鄢陵

（少督察易精也〔音釋〕濘音佞輅音迓拔音八瑩音嬰免音問縶音執飴音怡）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桓十二年戰于宋僖十八年戰于甗皆書伐）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蔡侯獻舞書以歸）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如戰于大棘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艾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

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丁丑）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左傳）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音逸（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邵子云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此言隕石蓋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弔之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何赴告之有）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

于鄺　遂如斉

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内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戊寅）十有七年

春齊人（桓）徐人伐英氏（〔左傳〕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

（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武孟即無虧雍掌食之官巫即易牙共姬長衛姬［音釋］屬音燭共音恭）

（己卯）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襄）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音眼［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首止　伐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敗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托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襃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没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袵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庚辰）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襄）執滕子嬰齊（左傳）宋人執滕宣公

占韓　射姑奔
伓山戎　救邢　伓楚　石陵
城楚丘　伓楚　召陵　[illegible]

四头　作脊　作書全

执泰　口許

執之是非决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京師）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文）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牛馬羊犬豕雞若祭其神不敢用本物三亡國謂魯邢衛［音釋］睢音雖屬朱欲反畜許六反）○秋宋人（襄）圍曹（［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音釋］降戶江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

楚人伐卩

伐徐

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乾音干）

衛人（文）伐邢（〔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音釋〕菟音徒）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

婁林 于盂

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十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左傳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音釋亟欺冀反罷音皮）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徤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

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昬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惛音涽）

（辛巳）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文）入滑［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孝）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成）伐隨［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壬午）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襄）齊人（孝）楚人（成）盟于鹿上（〔左傳〕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争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左傳〕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巫女巫主祈禱者尪疾病之人面向上天欲殺之言天或惡其祈禱不誠或惡其形非人故不雨欲殺之〔音釋〕尪音汪）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盂（楚始稱子）執宋公以伐宋（〔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

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澠音湎 信音申）

冬公伐邾（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音釋任音壬句其俱反大音太皞胡老反爲去聲）

楚人（成）使宜申來獻捷（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千孟枫休 汝仫昧乂
䖍宋上
獻捷 魯昧乂
獻捷 魯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討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郜鼎立

晉　四傳

城楚丘　四傳

[illegible]

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蔡侯不討般也（事見襄公三十年）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傎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傎音顛）

（癸未）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文）取須句（〔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太皞伏羲也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苟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襄）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文）戰于升陘（陘音刑）（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音釋）（蠭音蜂蠆音瘥）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之（縣音玄）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襄）及楚人（成）戰于泓宋師敗

績（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大司馬固公孫固也言大司馬以別子魚未既濟未盡渡也門官守門者師行在君左右二毛頭白二色者胡耇老人之稱儳謂巖未成列　陳直覲反殲音尖重直用反儳音巉）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

城楚丘

占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討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甲申）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襄）圍緡（緡音昏〔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何

秋楚人（成）伐陳（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得臣即子玉與語詞下靖字指有大功者不賞不思爲亂者少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

秦子朝　杞子朝

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乙酉）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夏狄伐鄭（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

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二叔夏商季世周公傷二季世疏親戚使宗族不同心以致滅亡鄭納平王惠王鄭始封祖桓公厲王之子宣王母弟三良即叔詹堵叔師叔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倦謂報已足未厭謂責

叔無已婦女已有德於人則責望之深人有憾於已則懷恨之久甘昭公即子帶襄王初即位王子帶作難王以戎難討之魯僖十二年子帶奔齊僖二十年富辰言於王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悦召子帶隗氏即襄王所立狄女替廢也（音釋）洩音泄屛音丙郇音荀邘音于惏音闌隗音僞欿太感反氾音几○

秋七月○冬天王（襄）出居于鄭（（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毋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頽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頽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周無出特書

一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契詰結切）

晉侯夷吾卒（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及曹曹文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戌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

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毋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魯僖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不忘君也）故使處原○上期約也下期音朞周年也魏武子即魏犨司空季子即胥臣叔鯈叔劉二女名騈脅脅骨比合若一櫜收兵器者鞬盛弓矢者懷嬴懷公妻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公子使嬴又揮洒之戲欲爲妾也呂郤即呂甥郤芮惠公舊臣中宿二宿也袪披斬文公衣袪也二子即伯鯈叔劉也文公先以叔隗妻衰今又以姊之女妻之原屏樓皆食邑盾與毋即叔隗毋子也子餘趙衰字卿嫡妻爲內子諸門戶僕隸之事皆奉卒供之爲之紀綱故曰紀綱之僕〔音釋〕頡音葉隗音偽廧音祥咎音高鯈音紬弭音米櫜音皐鞬音堅匜音移藏去聲見音現妻去聲鞮音

元年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低

（丙戌）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音毀）〔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滅衛 滅邢

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成圍陳納頓子于頓（左傳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鄀在秦楚界小國商密鄀別邑析楚邑申公子儀即鬬克息公子邊即屈禦寇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隈隱蔽處繫縛輿人詐爲克析因俘頓迫於陳不能有國奔楚故楚因而納之（音釋）鄀音若）

斜宋公　納頓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率音帥）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二十有六年

尸入侵宋　少

楚未侵　平　尸[illegible]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左傳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左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誘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

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孝伐我北鄙

衛人成伐齊（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展喜魯大夫展禽即柳下惠展無駭之子保聚聚衆保守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事周室故以此罪責而伐之也

伐斉　滅邢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成滅夔以夔子歸（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楚嫡子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不得爲立故別封爲夔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

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

乞师　伐齐
假立　援兵

（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乃夔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成）伐宋圍緡（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寘桓公子雍於穀（雍巫与孝公争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孝公不撫公族）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公至自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春秋集傳卷十二